

※採訪報導※

荷蘭高羅佩在中國雅文化方面的文物 收藏與創作

李美燕*

一、前言

荷蘭高羅佩先生 (Dr. R. H. van Gulik) 在中國文人藝術方面的造詣與雅文化文物的收藏，在今日的西方漢學家中少有人能出其右。筆者在國科會 (NSC) 公費補助下，於二〇〇六年九月至二〇〇七年三月前往荷蘭萊頓大學國際亞洲學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 Studies) 做研究，以「古代中國雅文化的美學意涵與價值——以高羅佩的收藏與論著為考察視域」為研究主題，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高羅佩藏書室」中檢閱高羅佩先生所有藏書，且在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 (Museum Volkenkunde) 庫房考察所有高羅佩先生曾經收藏之文物。

本文特將高羅佩先生的文物收藏概況及其藝術創作作品加以敘述，首先為筆者訪問高羅佩先生之長公子高威廉教授 (Prof. Willem van Gulik)¹ 的紀要，以瞭解高羅佩先生如何在忙碌的外交生涯中，兼習中國文人藝術（如：古琴、書法、繪畫、篆刻等），且投入文人藝術創作與研究；其次根據荷蘭阿姆斯特丹 Christie 出版社的

本文之寫作承蒙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之 Prof. Matthi Foorer 提供庫房館藏之高羅佩先生所有文物資料；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荷蘭駐中國外交官 Mrs. H. de Vries-Van der Hoeven（萬蓮琴女士）提供高羅佩先生之日記、自傳手稿、照片及書法作品；高威廉教授提供荷蘭阿姆斯特丹 Christie 出版社之 *The Van Gulik Collection of Fine Chinese, Japanese and Tibeta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Oriental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s*（《高羅佩收藏中國、日本、西藏繪畫、書法和東方陶瓷藝術品》）拍賣目錄及家藏高羅佩先生之明清古琴作為研究，特此致上真誠地感謝。

* 李美燕，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¹ 高威廉，荷蘭萊頓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前萊頓民族學博物館館長，高羅佩先生之長公子。

資料，將高羅佩先生曾經蒐購與收藏的中國雅文化文物的內容做簡要的介紹；最後，再將筆者在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庫房裏實際考察高羅佩文物收藏的概況提供給海內外學術界參考。

二、訪談紀要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筆者於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訪問高威廉教授，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訪談後，先將英文訪談錄音稿謄寫出來，再經過高威廉教授同意，選擇部份內容以中文譯稿公開發表。

李：高教授，您好！

我很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來訪問您，我要研究「古代中國雅文化的美學意涵與價值——以高羅佩先生的收藏與論著為考察視域」，我希望能向您請教，關於您父親在中國藝術方面如：古琴、書法、繪畫方面的興趣。

據我所知，您父親是一位熱愛收藏的人，他收集了很多有關中國藝術（如：古琴、繪畫與書法方面）的書籍，而您父親也收藏有關古琴、繪畫與書法方面的文物嗎？

高：我父親自從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就開始其收藏（一九三〇年晚期），當他對傳統中國的古琴史感到很有興趣的時候，他也收藏相關的繪畫作品和書法作品。因為一位中國文人理應能夠繪畫、彈古琴與作詩，我認為他要藉著繪畫和作詩來追隨中國文人和畫家的典範，而當他開始收藏時，他對中國文化中的許多東西都感到很有興趣。（李按：高羅佩先生對中國的古琴、篆刻和書法都有極濃厚的興趣，他還曾經去瞭解中國文人的印鑑、毛筆、硯臺和紙張……，甚至學習如何裱畫與裱裝一本書等等）

李：他所收藏的這些文物是屬於哪個時代？

高：我父親收藏的東西很多，不止是中國古文物，還包括中國文化的藏書，他在三〇年代末期到四〇年代初期曾建立第一座私人的圖書館，其中大約藏有近四

千本書，這些藏書都是在日本累積收藏而得。在太平洋戰爭之前，這些藏書原本準備用船運到荷蘭，但當運送到荷屬東印度時，很不幸地，這艘船被炸燬，而這些藏書全部都損失了。

因此，在戰爭以後的五〇年代，我父親開始重新收藏，那個新的收藏量也是相當大，同樣地，也是在日本大量地收藏。在那些日子裏，很容易找到中國文化和藝術的書籍，我想，在那個時期，另外那座私人圖書館至少也收藏有四千本以上的書。

我父親大部分的興趣是在繪畫作品方面，不是中國早期的作品，而是在第十六和第十七世紀時的作品，因為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那個時期。在二次大戰前和戰後，他在中國的重慶有很多中國的朋友，他們是學者和現代畫家，如徐悲鴻，他曾經作一幅畫獻給我母親，因此我們有一幅徐悲鴻的畫馬之作，那是徐悲鴻在一九四三年於重慶所畫的作品。我父親所收藏的那些二〇年代中期的畫作，許多是由我父親所認識的那些朋友們所贈予，那時候他的那些朋友都不是非常有名，但現在他們的畫作卻非常有價值。

李：現在這些文物在哪裏呢？

高：我父親所有的中文藏書現在在萊頓大學，西文藏書則仍然為我們家族所擁有。但是因為我母親在很年輕的時候守寡，我父親收藏的藝術品、大部分的畫作和文物必須拍賣（八〇年代早期的拍賣會）。許多畫作現在收藏於著名的博物館中，但我們仍然保留我父親所有的篆刻作品，尤其是他親自刻的印鑑。我父親喜歡自己動手做，因此他研究如何做印章和如何把中國文字刻在印章上，所以我們家族中仍然有一大批他所收藏的印鑑。

李：根據《當西方遇見東方——國際漢學與漢學家》（臺北：光華畫報雜誌，1991年），您曾說，在您早年的記憶裏，您父親在家中喜歡穿一件寬鬆的袍子喝茶、彈古琴和練書法。您早已習慣您父親的生活方式，而不覺得有甚麼特別。您母親則說：「自從我遇見他的那天起，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從來沒有一天，他不練習書法。」我非常地好奇，您的父親身為一個外交官，如何有時間去學習中國藝術呢？

高：是的，那是個有趣的問題。有一本根據我父親的生活札記，以荷蘭文撰寫的傳記，於一九九三年出版，名之為《一個有三種生活的人》(*A Man of Three Lives*)，內容寫道我父親擁有很多不同的生活角色，他有一個外交官生活；一個研究中國文化、歷史和藝術的學者生活；而也是一個偵探故事的作家。並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能夠結合這三種生活為一。然而他的人生也是非常短暫，因為當他年僅五十七歲的時候就過世了。我父親日夜地工作，而且經常在深夜彈古琴和寫書法。所以，我想他睡得很少。

在夜晚的時候，我父親總是在睡覺前打字、彈古琴，而且早晨很早就起床。在我的記憶裏，他曾經說，外交工作是一種職務，你必須遵行一定的規則和例行公事而生活；然而研究中國藝術和文化是一種興趣，可以幫助他更容易處理外交事務。那也就是為甚麼我想，他的外交生活和他在中國文化方面的研究經常能夠獲得平衡的緣故。在傍晚的時候（李按：據高羅佩先生的日記所載，他經常在近傍晚的時候彈古琴），他從每天外交生活的焦慮中逃離出來，那個時候對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可能有兩種生活，漢學家和外交官。但是，當然那也是中國的傳統（李按：高羅佩先生的心中有一個很明顯的立場，就是要當一個典型的中國士大夫，兼具文人與官吏的身分），當中國的高級官員們要逃離日常生活的焦慮時，也喜歡走向大自然，彈琴、作詩和寫書法。或許在他們返回工作崗位處理行政之前，專注於這些興趣會讓他們工作得更好。

李：您父親每天花多少時間在練習古琴、繪畫和寫書法呢？

高：他經常在夜晚彈古琴和寫書法。在白天他非常忙，在他的辦公室裏總是放兩張桌子，一張桌子是為了辦公用；而另一張桌子則是為了寫他的《狄公案》小說……等等（《狄公案》小說的作品背景發生在唐代）。因此，當他的部屬進入他的辦公室時，他們瞭解「如果他坐在這張桌子寫文學作品時，你是不容許去打擾他的；當他坐在另外一張桌子處理外交工作時，那時你才可以去打擾他」。

李：我懂了！能請您描述一些關於您父親在中國藝術方面（如：古琴、繪畫和書法）難忘的回憶嗎？

高：關於書法，我記得我父親經常在報紙上練習，因此每次當我進到他的房間的時候，看到滿地都是他用來練習書法的報紙，所以我想「我們應該把它保留起來，因為這些書法非常的美」。但是他說：「不用啦！那些只是練習，丟掉吧！」對於一個年輕的孩子來說，那是件相當奇怪的事，我真的不瞭解他為甚麼在報紙上練習。但他說，那是因為結果並不重要，練習更重要。同時，我父親也為他自己的著作畫插畫，對他而言，那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他的視力不像以前那麼好，所以當他要畫非常小的畫的時候，他問我：「你能幫我忙嗎？」比如說，他為了在他寫的其中一本有關中國繪畫的書中畫一張很小的花瓶插圖，我就必須為他描繪一張很小的圖，而那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

而在深夜，當我們都入睡的時候，我們可以聽到他在彈古琴。我們可以聽見兩種聲音，一種是打字機的聲音，另一種是古琴的聲音，如果不是打字機的聲音，就是古琴的聲音，古琴的聲音非常的美。

李：能請您告訴我，您的父親如何彈古琴嗎？哪一首琴曲是他最愛的曲子？

高：他是非常地嚴肅，因為在彈古琴之前他會先練指。他喜歡彈一些旋律，我不確定是哪些曲調，但那些曲調一定是很有名，因為每次我都聽到相同的曲調，這些曲調經常令人聯想到非常詩意的情感而令人感動……等等，琴樂像瀑布或河流……，尤其是那些與大自然可以產生聯想的曲調，非常地優美。

李：您父親的古琴音樂曾經有錄音保留嗎？

高：我不確定這件事，但我們仍然在尋找這些錄音帶，我記得當我父親在荷蘭的時候，有一個英國的中國音樂學者和專家曾經來我們家，並且錄製錄音帶。這些錄音帶在倉庫中，我們正嘗試去找出來。我相信那些錄音帶應該是在某個地方。如果我們找到那些錄音帶，我們會讓妳知道。

李：好的，謝謝您！

再請問您，誰是您父親的知音，能夠瞭解他的琴樂呢？誰是他心目中最欣賞的琴人呢？

高：在中國有很多著名的琴人和他的老師。而戰前他在日本南方已經與中國和日本的音樂家有許多接觸。日本在明朝末年，有很多人來自中國，他們居住在一個與中國貿易的地方（長崎）。許多的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音樂，當然也有書法家和西方世界的其他人。在我父親的自傳中提到了很多著名的中西琴家。

李：您父親是否曾經公開地演出過？如果有，在何時？何地？

高：我想，我不能十分確定，因為我們總是不在家……在寄宿學校……。我記得，我父親有時候會在公開場合彈古琴，當然，在他加入中國著名的「天風琴社」後，他曾經公開彈古琴。

那個時候他曾經公開演出，但他是琴社中最年輕的一位。或許他認為他不是一個重要的演奏家，他是所有人當中最年輕，而且又是一個來自西方的人。但是我想，甚至到今日，他是第一個能為中國文人圈和古琴界所接納的西方人。在中國和臺灣，我的父親依然以中國書法而著名。（李按：據高羅佩先生的傳記所載，他在北京的時候，總是帶著古琴走，去逛書店、吃烤鴨和美食。傍晚去上北京前門外的菜館，白天則去看故宮、胡同和中國友人，一開始的時候，他和中國朋友的關係很陌生，但當他們談到書法，中國人就完全接納他了）

李：能請您告訴我，您父親在甚麼時候獲得中國的古琴呢？

高：我想，他獲得那張古琴是當他在重慶的時候，應該是在一九四〇年左右……他說，那是他生命中最令人興奮的歲月之一，所有的高級知識分子都來到重慶——戰時的首都。那個時候最好的書法家、最有名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們都集中在這個城市，對他而言，那裏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天堂。（李按：一九四三年當高

羅佩先生在重慶參加「天風琴社」時，他認識很多知名的人士，如于右任、馮玉祥、許世瑛……等）

李：好的，另外一個問題，我曾經讀過由 Barkman 先生和 De Vries 女士（萬蓮琴女士，也是一位外交官和漢學家）所撰寫的《一個有三種生活的人：高羅佩傳記》（*Een Man van Drie Levens. Biografie van Diplomaat, Schrijver, Geleerde Robert van Gulik*），這本以荷蘭文所寫的書，雖然從未被翻譯成中文。但很幸運地，我有一個荷蘭的朋友能告訴我這本書的內容。我非常地好奇，為什麼 Barkman 先生擁有您父親的日記？

高：事實上，Barkman 先生是我父親在重慶的同事，當時他們都是年輕的外交官。Barkman 先生也曾在萊頓大學學習中國語言與文學，那時候他已經進入外交部工作，因此當我父親之後在重慶工作，Barkman 先生來到大使館，他們便成為朋友。而我父親曾經寫下了他自己的傳記，但是這本傳記僅約一百五十頁（李按：高羅佩先生的親筆自傳，係以英文撰寫）。我父親在英國的出版商經常會找成功的作家寫傳記，他們對我父親說：「請寫下你的傳記，如果你成名，我們將擁有你的生活史。」而在我父親過世以後，我們並不知道那本傳記的事，後來出版商才告訴我們，他們擁有那些我們從未見過的手稿和照片，而且他們把這些手稿和照片交給我們。

這一百五十頁是我父親傳記的基本資料。我的父親也保留一份日記，自一九三〇年起，當他就讀萊頓大學，而被送去日本之後。但那些日記是非常簡短的札記，那些日記非常有趣，因為你可以發現確切在哪一年、哪一天，他遇見哪些不同的人。我母親有一整箱的日記（李按：高羅佩先生的親筆日記共有三十三本，以荷蘭文所寫），因此當 Barkman 先生和 De Vries 女士決定撰寫我父親的一生時，他們問我們：「我們能使用這些材料嗎？」我們說：「好吧，就拿去使用吧。」但是出版商說，我父親的自傳僅一百五十頁，太少了，無法做成一本書。

所以，Barkman 先生和 De Vries 女士就利用我父親寫的這些原稿，再增加一些歷史內容以解釋戰前的日本狀況，因為我父親在珍珠港事變之前，一直在東京，而且經歷了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歷史情境。在這本書出版以後，荷蘭

電視臺也根據這本書拍了一個小時的紀錄片。很遺憾的是，這本傳記沒有中文譯本，但有一本法文譯本，因為我父親的《狄公案》小說在法國銷售得非常成功，法國人決定翻譯一本法文譯本。但是我們現在正在考慮把這本書譯成英文，或可能譯成其他的語言。（李按：Barkman 先生已於二〇〇六年十月過世，享年八十八歲；De Vries 女士則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少數僅存的荷蘭駐中國外交官）

李：能請您談一下這本書中所描寫關於您父親生活的看法嗎？

高：我認為這本書寫得非常正確，因為這兩個人很熟識我的父親，他們是親密的朋友，雖然他們不一定每年都見面，但是他們有定期的接觸，所以他們完整的外交生活的背景，使他們能夠清楚地描述我父親生活的全面概觀。因此，這本書寫得非常清楚。例如我父親在印尼的童年時期（印尼在那時是荷蘭的殖民地）和他在荷蘭萊頓大學的學生歲月。在最早的時期，他往日本的途中經過中國去參加第一個會議，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當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之後，在重慶；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期間，他在美國、日本、印度、海牙、中東、馬來西亞、澳門和東京等地的外交生涯。這本書也包括敘述我父親所有的作品。

李：是的，我瞭解了，感謝您！

三、文物收藏簡述

透過上述的訪談紀要，可以得知高羅佩先生對中國雅文化的興趣，及其如何收藏有關的圖書與文物的過程，至於所收藏的中國雅文化文物的內容為何？據高威廉教授、荷蘭阿姆斯特丹 Christie 出版社及萊頓民族學博物館所提供的資料來看，高羅佩先生所收藏的中國雅文化文物，主要是在繪畫和書法兩方面，古琴則有明、清古琴。這些收藏品除了是他的愛好之物外，也是他從事中國雅文化研究的重要資源，簡述如下：

（一）阿姆斯特丹 Christie 拍賣文物

高羅佩先生的文物收藏品曾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拍賣，拍賣的目錄見於《高羅佩收藏中國、日本、西藏繪畫、書法和東方陶瓷藝術品》拍賣目錄，至少有一七八件（其中約有 159 件是中國的作品，約 19 件是韓國、日本和西藏的作品），由於這些文物的數量相當多，故筆者僅就有關中國雅文化之繪畫與書法作品與高羅佩先生之創作作品（不包括日本與西藏之書畫與陶瓷藝術品），簡要敘述如下：

1. 中國繪畫作品：

繪畫作品約有九十八幅（79 幅掛軸、16 幅卷軸、1 冊頁、1 扇面、1 為絲盤），收藏之年代由宋朝至民國以後皆有，這些畫作中有一幅無名氏所繪之「觀音像」（軸，絹本，水墨設色；53×115cm）最早，有可能是南宋時期（1224-1279）的畫作，而十五世紀的作品有三幅，十五或十六世紀的作品有一幅，十六或十七世紀的作品有二幅，十七世紀的作品有十幅，十七或十八世紀的作品有一幅，十八世紀的作品有十一幅，十八至十九世紀的作品有三幅，十九世紀的作品有二十四幅，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作品有三幅，二十世紀以後的作品有二十七幅，其餘不知年代者約有十二幅。

2. 中國書法作品：

書法作品共有五十六幅（43 幅掛軸、9 幅卷軸、4 幅不知形式），收藏年代由明朝至民國以後皆有，這些書法作品中有一幅明朝衡王所寫之劉禹錫〈陋室銘〉（軸，紙本，楷書；98×108cm）最早，十五世紀的作品有一幅，十五或十六世紀的作品有一幅，十六世紀的作品有三幅，十六或十七世紀的作品有二幅，十七世紀的作品有八幅，十八世紀的作品有五幅，十八或十九世紀的作品有一幅，十九世紀的作品有十一幅，十九或二十世紀的作品有一幅，二十世紀以後的作品有十一幅，其餘不知年代者約有十一幅。

3. 高羅佩先生作品：

「十八琴士題詞詩夢先生遺像」，是高羅佩先生自繪古琴大師葉詩夢

(1863-1937) 的掛軸，絹本，水墨設色，296×77cm（附錄一），這張巨幅的書畫作品最上端有「十八琴士題詞詩夢先生遺像」的書法是高羅佩先生親筆所題寫；中央則是高羅佩先生親繪其年輕時候的古琴老師——葉詩夢先生身著長袍，坐立在琴桌前撫琴的模樣，畫中的葉詩夢先生除了臉孔是由一位不知名的專家從訃聞的相片上所複製外，其餘皆是高羅佩先生親手所繪。

在畫像的四周圍則題滿了來自中國各地的十八個琴人的書法作品。其中一篇是高羅佩先生親筆所題寫，文中說明其作這幅書畫作品的緣由：「丙子秋謁詩夢先生於宛平，請授琴學，先生出示所藏崑山玉，為鼓良宵引，聲韻鏗鏘，知此為周魯封先生舊物已。稀世之珍，丁丑莫秋重遊京都，而先生△於是春物化，藏琴四散，嗚呼！滄桑變幻，人琴俱亡，癸未春余復來華，迫使渝州，公餘撫絃，輒復感懷舊誼，因畫斯圖以傳其人，並傳其琴云爾 癸未晚秋荷蘭高羅佩畫並題。」

由這篇作品可以得知，高羅佩先生於丙子年 (1936) 在宛平向葉詩夢先生學古琴，而葉詩夢先生於丁丑年 (1937) 仙逝，爾後高羅佩先生於癸未年 (1943) 在渝州於公餘之暇作這幅書畫作品以誌留念，如今這幅鉅作已為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所典藏。另外，還有一幅長條的琴畫與書法的橫幅卷軸「白雲琴會」，其上「白雲琴會」四字為高羅佩先生的親筆書法作品（附錄二），在這幅作品中也有當年高羅佩先生的琴界師友房恩棣、關仲航、汪孟舒、梁在平等人的書法作品在其上，今亦為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所收藏。

（二）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收藏品

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收藏高羅佩先生的文物共有七十四件（其中繪畫與書法作品即是購自 Christie 拍賣會上），今特依館藏編號簡述如下：

編號 B166-1-13 是 13 件男女房中術的性愛木版畫，在每一張的木版畫上也同時刻有春宮圖詩。編號 B190-1-36 有 36 件，包括高羅佩書房中的古董傢俱（B190-1 長椅一張；B190-2 餐桌一張；B190-3 桌子一張；B190-4 手扶椅一張；B190-5、6 便椅兩張；B190-7、8 燈臺兩座；B190-9 小椅子一張；B190-10 小椅子一張；B190-11 寫字桌一張；B190-12 桌子一張）；文房四寶，包括：B190-13 蚌型硯臺一個；B190-14 銅質滴水壺（其上有神話的動物——犀牛）；B190-15 山型玉質筆鎮；B190-16 筆架一個；B190-17 橫式書卷型筆架（其上有人物山水畫）；B190-18 青綠色長方彎型筆架（上有花飾浮雕）；B190-19 竹雕書卷型筆筒；

B190-20印泥一個；B190-21 方型印泥盒和印鑑一組；B190-22 印鑑一個；B190-23 乳白色圓型滴水壺；B190-24 竹製靠肘一件；B190-25 圓型雕飾印鑑一個；B190-26 有裝飾的印鑑一個；B190-27 長條型紙鎮一個；B190-28 硯臺一個；B190-29、30、31、32、33 毛筆五支；B190-34 竹雕八角形長方筆筒；B190-35 毛筆筆架一組；B190-36 印泥盒一個等。

編號 5262-1 徐悲鴻贈水世芳女士的水墨畫馬之作，其上題有「世芳夫人清賞卅五年歲始 悲鴻」（行書）；5262-2 當代山水畫掛軸（石田繪）；5262-3 當代書法掛軸（沈尹默書）；5262-4 當代花鳥畫掛軸（吳昌碩繪）；5262-5 當代書法掛軸（汪東書）。編號 5263-1 高羅佩先生書畫作品「十八琴士題詞詩夢先生遺像」；5264-1 繪畫掛軸；5264-2a、2b 兩幅藏文書法掛軸；5264-3、4 皆是山水畫掛軸。編號 5265-1 書法及山水畫橫披卷軸（「白雲琴會圖」）；5265-2 書法掛軸（洪陸東行書）；5265-3 書法掛軸（孔德成篆書）；5265-4 書法橫披卷軸（李家耀書）；5265-5a、5b 一對書法掛軸「樂不在聲而在道 德不在手而在心」（馬衡書）；5265-6a、6b 一對書法掛軸「樓依水月觀 門接海潮音」（沈尹默書）；5265-7 山水畫掛軸（「釣臺圖」，晴靄女史畫 郭沫若書）；5265-8 一幅作於1944年，題為「回顧新年」的人像畫掛軸；5265-9 書法橫披卷軸（孫科書）；5265-10 書法橫披卷軸（韓國吳世昌書），其上有「中和琴室」（小篆）四字；5265-10dub1 是一幅韓國當代的橫披卷軸；10dub2 是一幅韓國的書法。

（三）高羅佩先生家族的私人收藏品

高羅佩先生所收購與典藏的文物，目前還有部分保留在高羅佩先生的妻子水世芳女士於西班牙的家中（李按：水世芳女士已於二〇〇五年十一月過世），尤其是高羅佩先生的親筆手稿（琴譜、書稿）和書法、繪畫、篆印……等作品，而其三子一女（包括：Willem、Peter、Pauline、Thomas）的家中也多少保留有高羅佩先生的收藏品，如古代刀匕、龍袍霞披、傳統的中國樂器²（如：明代與清代七絃古琴各一張、琵琶一張）、古董傢俱（如：雕花屏風）、書法、繪畫、篆印、雕像（如：

² 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亦有收藏中國、日本、韓國的傳統樂器，如古琴、古箏等，但經筆者親自前往庫房鑑定後，發現皆非高羅佩先生遺物，高羅佩先生的明、清古琴及琵琶仍保留在其家族手中。

觀音)……等作品,而這些屬於高羅佩先生家族的私人收藏品,仍未公諸於世。今筆者在高威廉教授的同意下,特為高羅佩先生所藏兩張明、清古琴做鑑定工作³,並將兩張古琴的基本資料敘述如下:

1. 明代「松風」琴:

「松風」琴,仲尼式,琴身通長 122.5 公分,琴額 17 公分,琴肩 18.5 公分,琴尾約 13.5 公分;肩在二徽五分的位置,腰在八徽一分至十一徽十五分之間;琴面與琴底皆為梧桐木所製;漆灰為黑褐色(漆比較薄,琴面上帶有一層灑金),有可能重新髹漆(原本有朱紅色底漆);琴面的斷紋有細長紋、小蛇腹斷,琴底有冰紋斷;冠角、岳山、承露皆硬木所製,有上漆;琴軫為玉質(略帶淡紫色),雁足是玉質(象牙白色);蚌徽(一徽之前有小珠貝點);龍池、鳳沼皆呈長方形(龍池長 20 公分,寬 2.5 公分;鳳沼長 11.5 公分,寬 2.3 公分),龍池、鳳沼口皆有貼邊;納音亦是長方形,平而略凹。

琴額鑲有一塊長方形玉(長 4 公分,寬 3 公分);琴底在龍池和琴軫之間有「松風」二字(小篆),龍池琴腹中有刀刻字,但有些字體已渙漫不清,在字體上有褪色的白漆,而且刀刻的痕跡粗細不一致,有些是書法的提筆頓挫,有些則是簡單的刻痕,粗步檢視的結果,字體的排列是由頭到尾,有可能是「三田涯菴道人□」的字樣。琴底除了「松風」二字(陰刻,字體塗白漆)外,無任何銘文,僅有一個高羅佩先生的親自刻的「中和琴室」四字方印(小篆,陰刻,字體塗紅漆,長 4.2 公分,寬 4 公分)(附錄三);此外,琴底左邊之護軫有斷裂而重修的痕跡,但整張琴未曾剖腹重整。

2. 清代「無射」琴:

「無射」琴,仲尼式,斲於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琴身通長 102.3 公分,琴

³ 筆者於 2005 年曾應湖南省博物館之邀,擔任博物館訪問學者及庫房古琴顧問,為湖南省博物館庫房所藏 53 張老琴(自唐代迄民國以後)寫下近兩萬字的建檔資料,並且指導文物專業攝影師做古琴攝製工作。爾後,將研究成果分別發表於《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 2 期(2005 年)、第 3 期(2006 年)、第 4 期(2007 年),同(2005)年亦為湖北省博物館庫房藏琴做鑑定工作。而筆者亦曾至臺北故宮博物院庫房鑑賞古琴(2006 年),且亦為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庫房藏琴做鑑定工作(2007 年)。

額 16 公分，琴肩 17 公分，琴尾約 11.3 公分；琴肩在二徽四分的位置，腰在八徽至十徽五分之間；琴面與琴底皆為杉木所製；漆灰為黑色漆（漆比較薄，有可能重新髹漆，表漆起泡）；琴面有細長紋（直而間距疏），琴底亦有細長紋（比琴面少），側面的斷紋又更少；冠角、岳山、承露皆硬木所製，有上漆；琴軫及雁足皆為檀木所製；蚌徽（光澤已泛黃）；龍池、鳳沼皆呈長方形（龍池長 13 公分，寬 2.3 公分；鳳沼長 6.4 公分，寬 1.8 公分），納音平而略凸（有可能由桐木所貼）；龍池、鳳沼口皆有竹皮貼邊。

龍池中有字，刀刻楷體，其書法提筆頓挫俊美，上有褪色的青白漆。龍池的字體排列由頭到尾「道光庚子春正月 一方外盧伊人製」；鳳沼的字體由尾到頭「無射均 第一號」，亦是刀刻楷體，未上漆。在琴軫與龍池間有刀刻銘文「無射」二字（小篆），上塗白漆；琴底在龍池、雁足間有方印（長 1.9 公分，寬 1.9 公分），磨平而不清，有可能是「□□琴齋珍藏」。此外，整張琴的左右護軫皆已斷裂，無剖腹重修的痕跡。

四、結 語

高羅佩先生對中國雅文化的愛好與研究，直至今日在西方漢學家中仍少有人能出其右，其對中國雅文化的文物收藏，除了得自長時期的收購外，有不少繪畫和書法作品是來自中國現當代人士的贈予，因此使他成為能夠擁有諸多中國文人雅士書畫作品的西方漢學家。雖然，這些收藏品不一定全部是真品，少部分是後世偽作的贗品，也有少部分的文物已損毀、褪色，有裂痕或水漬沾污，或曾經過修補等。但在其收藏品中，仍可發現一些海內外不易獲得的珍品，所以高羅佩先生當年的收藏使他成為對中國雅文化有重要貢獻的西方漢學家。再加上他所收藏的中國文物，有些不一定得自中國，而是得自日本與韓國，這些收藏文物非但可以提供中國文物東傳日本與韓國的實證線索，更可使學術研究工作者從中發掘可能開拓的視域。唯遺憾者是，這些收藏品多半被拍賣，必須再逐一地追蹤而加以研究，才能對中國雅文化的研究提出更多的貢獻。

至於高羅佩先生在中國藝術方面的創作作品，主要是在書法和篆刻兩方面，其次才是其著名的《狄公案》系列小說中的插畫及其自繪作品「十八琴士題詞詩夢先生遺像」。而他的書法作品有部分保留在高羅佩先生的家族中，其他則散見於日

本、美國、中國大陸之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品中；篆刻作品則仍全部保留在高羅佩先生的家族中；至於他的插畫作品在其所著《狄公案》小說作品系列（共十六本）中偶一可見，但其插畫作品雖工筆極細，然而畢竟非其所長，遠不如其書法、篆刻作品來得出色。另外，他所潛心鑽研的古琴藝術，除了有專著《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 及《嵇康與〈琴賦〉》(*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 研究外，他也收藏明、清古琴與大量的琴譜。整體而言，以一位西方漢學家對中國雅文化的書籍、古文物的收藏及研究，甚至是創作的成果來看，高羅佩先生對中國雅文化的貢獻依然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筆者與高威廉教授於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桌上之古琴即高羅佩先生所收藏之明代「松風」琴）

附錄一：高羅佩先生之繪畫作品（荷蘭阿姆斯特丹 Christie 出版社提供）



附錄二：高羅佩先生之書法作品



(攝自荷蘭萊頓民族學博物館庫房)



(萬蓮琴女士提供)

附錄三：高羅佩先生之篆刻作品



(攝自高羅佩先生所藏明代「松風」琴底印鑑，高威廉教授提供)